

探秘
巴文字

從祭司神位到紅軍牆歌
探中華古老文字活態傳承路

「西南有巴國」，走進宣漢縣羅家壩巴人文化遺址博物館，鎮館之寶之銅印章上留存着一種失落的文字——巴文字，標誌大約春秋戰國時代巴文字既已誕生。從明朝祭司朱據元手書的神位到紅軍牆上的歌曲，巴文字穿越華夏歷史，在民間「活態」傳承至今。經多方收集整理出的巴文字，其數量之巨、脈絡之綿長，遠超想像。走進巴文字的世界，既是探索一段深埋地下的古老文明，也是追溯中華文字的探索之旅。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深入古代巴國核心地——四川省宣漢縣實地採訪，為讀者掀開這古老文字密碼的神秘面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四川宣漢報道

►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會長張國述介紹發現巴文字的經歷。記者李兵 攝

仲夏，位於祖國西南的大巴山草木蔥蘢，一派生機勃勃。一條發源於大巴山南麓的河流蜿蜒而下，在宣漢縣普光鎮街頭繞了一道彎，好像一條彎曲着身子的長蛇。「你看，小鎮被彎曲的河流環繞，好似古代巴文字的『巴』字。」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饒慶發介紹，迄今，在嘉陵江、渠江、涪江等流域，仍有許多類似這種「巴」字形或「太極」圖案的城鎮布局。小鎮對岸那片油菜田底下便是羅家壩遺址，通過9次發掘出土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秦漢時期的大量文物，這些器物上的巴文字或圖符多達76種。在探秘巴文字過程中，當地流傳着「巴文字是甲骨文先驅文字」的民間傳說，還有一些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類似假說，讓這種文字顯得更加撲朔迷離、妙趣橫生。

收集整理巴文字數量巨大

走進位於四川省宣漢縣縣城的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70多歲的會長張國述熱情相迎，談起巴文字便滔滔不絕，思緒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時任宣漢縣河口鄉（現龍泉鄉）幹部張國述，路過該鄉四村茅坪（小地名）時忽遇瓢潑大雨。無奈，他只好留宿村支書胡顯良家，一住就是好幾天。交談中，胡顯良提到自由鄉大祭司余慧全、余慧蘭兩姊妹刺繡特別好，遠近無人可比。從小穿土家繡服長大的張國述很感興趣，於是翻山越嶺來到自由鄉武聖宮。只見余慧全、余慧蘭兩位道姑雖是耄耋老人，卻鶴髮童顏、仙風道骨。聽張國述說明來意後，兩位道姑打開箱子取出精美的繡服，還帶出了幾道「靈符」，稱這是做法事用的。張國述提出去洗手間，余慧



全指了指方向並表示門上寫有字提示，他順着走過去，只見一排茅草房，並未見提示，張國述請求大師帶路，余慧全指着上面的圖文字（巴文字）說道，「看嘛，那就是茅廩（四川方言廁所的意思）。」張國述順着大師手指的方向，終於看到了那個十分奇特的「字」。

這次偶遇巴文字，給張國述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在余氏道姑的弟子趙昌平的努力下，經多方收集整理出巴文字5,000餘個。「這些文字體現了祭司主持祭祀和神藥兩醫的特點，反映了土家人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囊括了天文、地理、人文三大類別。」張國述指着電腦裏一排排工整的祭司文字說，這些祭司文字便是研究巴文化的活化石。

字脈綿延不絕

「西南有巴國」，走進宣漢縣羅家壩巴人文化遺址博物館，取自《山海經》的這幾個大字映入眼簾。3,000平方米的博物館展陳有青銅器、玉器、陶器等精美文物500餘件，器物上的各類圖符達76種之多。而



▲▲巴文字殘片
受訪者供圖



●祭司趙昌平（右一）向專家學者展示師傅余氏道姑的手跡。 受訪者供圖

作為三件鎮館之寶之一的一枚銅印章上，不僅雕刻有星、月、山等圖畫，還有一些巴文字或符號。這件國家一級文物，大約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表示至少在那個時期巴文字已經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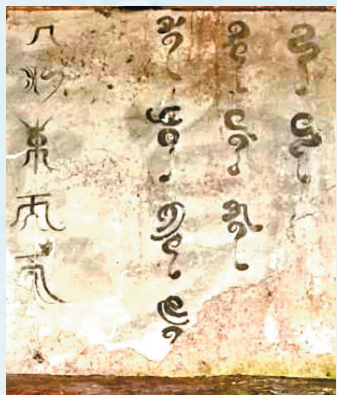
據專家考證，晉代南中《夷經》、麼些《東巴經》與古代巴文字有一定的親屬關係，這表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巴文字在傳承使用。2019年在宣漢縣土黃鎮桅杆嶺村發現了明朝大祭司朱據元用巴文字所書的「天地君親師位」神位，迄今已有600多年。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宣漢縣雙河鎮原鎮長周家凱憑記憶依樣畫葫蘆寫出卷軸上的幾行字，趙昌平稱是用巴文字書寫的「官逼民反」等字，證明清嘉慶元年巴文字仍在傳承使用。

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成員深入各地進行調查，發現了大量的巴文化遺蹟。在宣漢縣南坪「燒火老橋」邊，出現了「宮」「思」「哀」「山」等巴文字；在雙河崖墓裏，不少洞穴留有人類居住過的痕跡，現存有太陽、月亮等圖案；在宣漢縣古樓崖墓裏，遺存有「避」「虎」「魚」等巴文字；渠縣長壽洞現存9個巴文字，經趙昌平辨認，分別為「巴金娃、閹割刀、後蛋（卵包）、草、羊、蜂桶、花、鶴、虎」。

巴文字紅軍歌曲今仍唱

「巴爾一個當當，巴爾一個當當，進吧，進吧，進吧……」當記者將在萬源市石窩鎮走馬坪村一戶農家牆壁上的幾行「字」展示在趙昌平面前時，她隨口唱了起來，不時還用雙手打起了歡快的節拍。趙昌平說，這是一首歌曲，意思是巴人要有擔當，要攢（方言「使」的意思）勁，要奔跑……

2020年4月10日，達州市巴文化研究特約專家見面座談會召開，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會長張國述作《宣漢祭司文字開闢了巴文化研究新天地》的發言後，引起了與會的萬源市文化體育和旅遊局文化遺產保護股負責人張霞的關注。張霞向張國述反映，在萬源市石窩鎮走馬坪村二組張永崗家的牆壁



●巴文字紅軍歌曲。

受訪者供圖

上，用毛筆寫着四行字，不確定是否是巴文字。6月16日，張國述一行驅車奔赴萬源，見到了那塊有文字的泥巴牆，只剩14個半文字。房東介紹，1933年紅三十三軍曾將整個院落設為紅軍醫院，正屋前的泥巴牆上留下了紅軍標語以及這些彎彎曲曲的巴文字。作為老黨員的母親經常叮囑：「紅軍留下的遺物，要保護好、傳承好。」

張國述將這些文字拍照，帶回宣漢讓趙昌平辨認。她一看就說：「這是一首歌曲」，隨即哼唱起來。後來，張國述找到宣漢中學音樂教師周大春，用簡譜和五線譜進行記錄，還原了《巴爾一個當當》這首歌曲，並在師生中傳唱。

明朝大祭司的巴文手書神位



●明朝大祭司朱據元巴文手書神位。

受訪者供圖

在宣漢縣羅家壩遺址博物館陳列着一塊神位，黑黢黢的面板上依稀可見一些圖畫似的文字。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饒慶發介紹，這是用巴文字書寫的「天地君親師位」神位，下面落款為「大明朝朱據元筆」。這塊神位由祭司趙昌平發現，如今展陳於羅家壩遺址博物館。張國述介紹，2019年1月4日，趙昌平去宣漢縣土黃鎮桅杆嶺村為村民鍾光碧看病，在她家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老屋牆腳發現一塊黑乎乎的木板，仔細辨認，發現上面雕刻着巴文字。趙昌平如獲至寶，出價五千元購得。

原來，在離鍾光碧家不遠處有座「雲頂寺」，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拆，鍾光碧的公公張老漢是一位端公（當地民間祭司），知道這塊木板是「雲頂寺」的神位，有近千年歷史。於是，張老漢將神位偷偷扛回家藏在火炕樓上。後來，經宣漢縣土家文化研究會反覆動員，趙昌平捐出神位陳列於羅家壩遺址博物館。「朱據元是明朝有名的大祭司，師傅傳給我的那本『字典』，便由他編撰、註釋。」趙昌平說，這塊神位現世，也是巴文字傳承的一個有力證據。在前河中游，宣漢縣「余門拳」第十代掌門丁耀庭遠近聞名，是「巴人尚武」的典型代表之一。他不僅是一位武術大師，還是一位民間收藏家，收集了很多巴文化的物件，其中不乏雕刻有巴文字的印章等。

巴文字是甲骨文先驅文字？

觀點

從神話傳說到猜想假說，再到科學論證……從古至今，華夏兒女對中華民族之源的探索從未終止。

有關巴文字的假說之一是認為巴文字比姜子牙封神還早3,800年。在採訪祭司趙昌平的過程中，她反覆提到祭司文出自歷代祭司的口口相傳，按她的說法，巴文字出現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假說之二是大禹治水將巴文字傳到中原。在一次「巴文化」學術研討會上，一些學者提出「禹在巴地與中原的交往中，順便將巴文字帶了過去」的猜想。假說三為巴文字有「有巢氏」「燧人氏」特徵。在梳理巴文字過程中，一些學者

發現部分文字反映了「有巢氏」「燧人氏」等石器時代的自然、生活等特徵。從這個角度而言，巴文字可追溯到石器時代。假說四為甲骨文的首創者是巴人。已故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張良皋在他的著作《巴史別觀》中這樣寫道：巴文化是楚文化的基礎，楚文化是漢文化的前身，漢文化是華夏文化的主體。甲骨文的首創者是巴人，即當今土家族人的祖先。假說五為「巴人文字」是夏代通行文字。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徐中舒提出「巴文說」，認為巴文字是夏代的通行文字。

那麼，究竟該如何看待這些傳說、假說

呢？「我們需要研究現在的『祭司文字』同『古代巴文字』歷經數千年發展的文脈，要尋找到這個『根』。」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四川省人民政府「巴蜀文化學」重點學科建設首席專家譚繼和說。譚繼和認為，在探究巴文字的過程中，需要用「中華民族語言文字共同體」這個理念做指導，以中原文化為向心和核心，用多樣化的方式去探索。同時，要高度重視巴蜀祖先留下來的各種傳說、神話，以及祭司秘傳的各種故事，「這些傳說、神話、故事都有真實的歷史內核，是傳承下來的祖源口述文化，在沒有文字以前，最早的歷史就是口述的傳說。」

郵壇
茶座

198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日。郵電部特發行了J68《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郵票，以紀念這一中國近代史上重大的事件。設計者李印清遇到的難題是如何改變以往這一題材郵票形成的定式局限。郵票設計室主任孫少穎對他說：「過去紀念辛亥革命郵票僅是孫中山一人肖像，為增加內涵深度，這次可以安排3枚郵票，圖案內容分別代表辛亥革命三個歷史事件。第1枚應該表現1911年3月的廣州起義，這是孫中山親自策劃的，意義重大，因為辛亥革命是由一系列起義組成的。第2枚表現武昌起義，第3枚表現孫中山宣布中華民國成立，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一定要選用孫中山在南京時的照片。從廣州到武昌再到南京，3枚郵票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整個過程，這樣才完整，自然就有深度。」

至於這個歷史如何用畫面表現，孫少穎讓他去廣州黃花崗寫生，然後再去武昌參觀寫生。李印清很受啟發，立即踏上了南下的征程。這套郵票的構思與設計，內涵豐富，清純爽淨，帶給人們耳目一新的感覺。

李印清，1965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師從羅工柳等著名油畫家。20世紀60年代曾在西南鐵路建設工地指揮部從事美術創作，1971年開始從事專職郵票設計工作。高級工藝美術師。

孫少穎出任郵票設計室主任初期，接觸的幾套紀念郵票設計任務，分別是J51《國際檔案周》、J68《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以及新增加的J71《中國乒乓球隊榮獲七項世界冠軍紀念》、J76《中國女排獲第三屆世界盃冠軍》。

顯而易見，從這幾套郵票的設計理念與實

踐過程，體現了孫少穎倡導文史美學的思想——為提升郵票（題材與設計）的文化意境、歷史深度。必須深思熟慮，深入挖掘，開拓視野、勇於創新。

孫少穎相信，中國文化具有一種互動性、互補性，還有一種必然的精神聯繫。藝術是精神生活的物化產物，郵票設計是對文化、歷史以及眾多學科精神理解之後，產生的涵蓋與抽象。設計者從事郵票設計，是在施放時代賦予的靈感，完成國家交辦的職務。因此，這不是個人的精神散步，不能游離於民族的文化傳統之外。整個中國文化是郵票文化、郵票藝術的生命源泉。為了認識和掌握郵票設計的規律，設計室的所有人員都需要不斷學習，勤於探索。

●文：李毅民（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收藏》雜誌原主編。）

增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郵票內涵深度



●J68《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郵票